

## 第十五回 遭遷御史苦思君遠塞得生還 改姓貴人不忘舊中堂抵死詔

詞曰：

忠臣只望，朝廷正鋤奸，誰惜身和命，漫道遠疏離，生還原有時。相逢換頭面，何處尋針線。說出舊根苗，方知是久要。

右調《菩薩蠻》

話說端居自離了宜城縣，一路由長江而還。風恬浪靜，不日到家，重置房屋，拜祖修墳，然後答拜親友。見了朱天爵，方曉得昌全回家，也做了官。心中又驚又喜，即忙來拜。昌全兩人相見，已是發鬢蕭蕭，彼此慰問，不勝歡忭。昌全遂述一番問別之苦，又說一番繼去兒子之事。今蒙聖恩賜歸，苟全性命。端居道：「別後想念仁兄，只道今生已矣，不期我兩人端然無恙，依舊重逢。真人生之僥倖！」又告訴一番失去女兒之事，幸喜小弟過繼得一螟蛉之子，盡可娛老。昌全道：「令公郎何不同來？」端居道：「小兒幸叨一第，今又公車矣。」

昌全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令公郎高發，皆是仁兄積德所致。小弟不勝欣羨。」端居因問道：「老仁兄既然繼去公郎，無消無息，近來膝前將何慰？」昌全見問，蹙著眉頭道：「小弟雖福薄，有子而無子。幸喜天還憐見，在窮途中繼得一女。然女雖不如男，若論才情，卻勝於男子。故借此少解寂寞。」端居也喜道：「不意仁兄有女如玉，真可賀也。」昌全歎息道：「小弟有子得女，仁兄有女得男。顛顛倒倒，真令人莫測。」遂說道：「小兒當年看會時，蒙朱天爵贊襄，得蒙老仁兄俯允絲蘿。豈知我兩老人尚存，兩小兒女轉做了鏡花水月，無影無蹤。真可歎也！」二人說到傷心之處，大家灑淚唏噓。二人又談了半晌，方才別過。正是：

真真糊塗假惺惺，眼看差池耳怎聽。

親女親男都不識，反從人說是螟蛉。

昌全、端居雖是姻親無望，卻是患難好友，便日日你來看我，我去看你，甚是相憐相愛。端居因回家平安，即備細寫了一書，著人進京報知兒子。過了場期，端居便在祖宗面前禱告，願兒子早得成名。過不得數日，早有報到。報端昌已中了第六名進士。

端居、李氏大喜，打發報人去了。一時間親戚填門，俱送禮來賀。端居終日款賓待客，大吹大擂的飲酒。一連半月，客尚未曾請完。忽又報來，報端昌中了榜眼，先前還是一個進士，雖然稱喜，也還不奇。不期今日忽又報了榜眼，又是一番熱鬧。個個稱奇，人人說好。不一時，連府、縣官俱親自到門賀喜。華亭縣官著人豎旗桿，上匾額，人人爭看，十分熱鬧不題。

卻說端昌自從聞父親告病回鄉之後，便心神不定，疑疑惑惑。又不便輕離，只得硬著心腸等信。又過了些時，忽家人持書拜見。端昌連忙拆書看了，方知為柳家姻事不便應承，父親辭歸，這些緣故。端昌方才放心。因想道：「上本之後，將及三月。為何尚不見鳳老伯的家眷回來？不知是何緣故？」便終日差人在外打聽不題。

卻說鳳儀自從路上失了女兒，因同著王夫人悲悲啼啼，到了驛中安身。王夫人想一回女兒，念一回家鄉。自解自歎，真是受盡了風霜，耐盡了寒暑。鳳儀與王夫人無可奈何，只得安心忍耐。此時朝中這些正直忠良，俱已黜退。即有與鳳儀相好的，亦只好自己保守身家，那個還肯出頭去捋虎鬚，作逆鱗之事？自也不望生還。曹、石二權奸知他不能生還，也不追求了。故此鳳儀在這個所在，倒無榮無辱。只在鎮守之處，支些錢糧度日。又且他是個御史出身，人還敬他。故此緣邊這些武官，俱曉諭兵丁，不許在驛地遠近騷擾驚動他。到了時節，還送些禮物資助他。故鳳儀在驛中倒也相安。

不知不覺，已住了六七年。他夫妻二人又無子女親戚在朝，也就得一日過一日，還鄉之念也不敢指望了。不期一日，鳳儀在驛中坐得無聊，同了一個家人到山前去眺望。眺望了半晌，忽向著東北上說道：「此去就是帝京了，我感蒙聖恩，不賜我死，尚得餘生。今我在此漠外，怎奈天高聽高，無由傳入九重。我今只好神馳帝闕，以盡臣職罷了。」遂望著東北上，雙膝跪下，再三拜呼：「萬歲！」

家人看見老爺如此，甚是笑他。鳳儀拜完，家人攙了他起來，又周圍看了一遭。鳳儀指著東南上對家人說道：「此去白雲盡頭，是我故鄉。我今有翅亦不能回矣！」說罷，低頭沉思。正在出神之際，忽抬頭看見遠遠的一陣，有十數個京樣的大漢，飛馬直奔將來。奔到山下，看見有人，就高叫道：「兀那山上的老兒，可曉得榆林驛鳳老爺住在那裡？」

鳳儀突然見問，不敢回他。家人嚇得心慌，悄悄的說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！莫非京中有變，又差校尉來嗎？這都是老爺方才拜出來的，這事怎麼好？」鳳儀想道：「既是朝廷拿人，他怎肯口口聲聲叫我老爺？畢竟還有別的緣故。」只得硬著膽問道：「你們要問他何用？」這幾個大漢道：「俺們是京中差來，報鳳老爺榮升，並接鳳老爺去上任的。」

家人聽見，歡喜得只是打跌道：「原來老爺這一拜，就是個官了。」遂大叫道：「你們要尋鳳老爺，這不是嗎！」眾漢子道：「果真是鳳老爺嗎？」家人道：「怎麼不真？難道我哄你不成。」眾大漢聽見是真，一齊下馬走上山頭，齊齊的跪拜道：「老爺恭喜，官還原職。快些接旨。」鳳儀不敢怠慢，遂同了眾人一齊回到驛中，此時家人先已報知王夫人了。鳳儀忙排香案謝恩，方拆開詔書。只見上寫著：

新科榜眼翰林院編修臣端昌一本：為鋤惡薦賢事，奉聖旨覽奏。劾曹吉祥、石亨朋黨為奸，惡跡甚著。即著削職聽勘。曹、石既罪在不赦，則鳳儀之遠謫無辜。官還原職。該部知道

鳳儀看罷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依舊原官，身回故里。驚的是這姓端的新中榜眼，他又後生，並未識面，非親非戚，為何肯出死力救我？此恩此德，真沒世難忘。又想道：「他新進有膽，能繼我志。又能聳動君王，除奸去惡。一片忠肝義膽，又勝我十倍矣。朝中有此忠良，真社稷之福也。」遂細細告知王夫人。

王夫人亦說道：「難得此人素無一面，不避生死，救我二人榮歸故里。日後到家，當刻木拜他，猶恐不盡。」於是夫妻歡然，收拾行囊。一時傳開，這些武將曉得鳳儀欽詔進京，依然御史。凡是素常有些冒功不法的，恐他進京去說長道短，遂一時俱來相送。各有厚贈。鳳儀見無盤費，也只得笑納了。遂同了王夫人一齊起身，望北京而來。正是：

當時遠謫愁無奈，今日生還笑有聲。

萬死不辭維大節，一朝得釋是重生。

鳳儀不一日到了。離京不遠，那幾個差人早飛馬先入城中，報知各衙門、府、縣都知，忙一面差人料理他的衙門，就一面出城迎接。不多時，將鳳儀接到。鳳儀不敢先進衙門，因借公館宿了一夜。

次日五更，即入朝謝恩朝見。朝見過，然後同了王夫人進衙。不一時，同官拜見，各各稱賀一番。鳳儀送客出門，才走入穿堂，早有門上人來稟，說新科榜眼端老爺來拜，說是老爺至親，有名帖在此。鳳儀見說是榜眼端昌，正要打帳去拜謝他，不期他倒先來了。又見說是至親，便連忙接過名帖一看，卻是愚表姪小婿端昌頓首百拜。

鳳儀看了，不覺大驚起來，因暗想道：「我親族中並無此姓。就是年家也不見有。又稱是小婿，我又無女嫁他。」又想到：「我雖得了一個女兒，已經失散。當初又不曾許人，為何他寫小婿二字？」一時心上驚疑，轉不便接見。因對家人說道：「你出去拜上端爺，說我老爺感恩甚厚。只因初到，朝事未完，尚未走候。少刻即踵門矣。」家人連忙出來，走到端榜眼轎前，即將老爺之言說了一遍。

端昌連忙走下轎來，笑說道：「我是你老爺的至親，如何見外？」遂不由分說，竟一直走上堂來。家人不敢攔阻，慌忙報知鳳儀。鳳儀只得連忙迎將出來，遠遠看見這端榜眼甚是少年，只好十八、九歲，卻生得面如白雪，唇若丹塗，又帶著烏紗，穿著大紅圓領，越發好看。笑嘻嘻走將上來，說道：「老伯可還認得愚姪、小婿嗎？」跟來的家人早已將紅氈鋪下，端榜眼連忙移椅子放在中間，要請鳳儀去坐。

鳳儀見他如此稱呼，又見他十分親厚，又見他殷殷要拜，一時竟摸不著頭腦。只得連忙扶住道：「學生遭斥邊庭，自分必死。感蒙大恩鼎力回天，剪除凶類，不但救回老夫，抑且歸還原職。報君者忠，扶危者義，不意大恩人少年，而具此忠義，直比古人矣。今早朝見之後，正欲登堂一拜，不意大恩人轉違禮先施，學生得罪多矣。」說罷連忙要同拜下去。

端昌連忙攙住笑說道：「尊卑之禮，從來一定。怎麼亂得？還是老伯請台坐，容愚姪拜見為正。」鳳儀道：「且莫說恩私。只大恩人玉堂金馬，翰苑名流，亦無拜御史之理。」端榜眼道：「愚姪與老伯原係至親，名分所關，故請拜見。老伯為何就外人泛論？想是老伯一時間認不得愚姪了。請進去見見老伯母，老伯母自然認得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就要走進內衙去看夫人。鳳儀越發驚慌，連忙扯住道：「大恩人且請坐下，請教明白，不妨再見。我學生被謫，昏聩有年。前事俱漠然矣。但細細想來，凡有瓜葛之牽，實未見有貴姓。雖有一小女，當年實未字人，不知大恩人是何枝派，又與小女何處言盟？乞細細見教明白，庶免學生疑疑惑惑。」

端榜眼見問，方笑嘻嘻說道：「老伯疑惑的原不差。愚姪本不姓端。姓端者，乃難後從恩父收留之姓也。前邊家父，實係姓唐，就是令愛小姐之婚，亦係在唐家時，與老伯母面訂。非端家事也。求老伯詢之老伯母，方知愚姪小婿非謊言也。」

鳳儀聽見，半日糊塗帳，今聽見說出姓唐。方驚問道：「大恩人莫非是我表弟唐希堯一家嗎？」端榜眼連忙應道：「唐希堯就是家君。」鳳儀見說是表弟唐希堯的兒子，便又驚又喜，連忙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你實實是我表姪了。」端榜眼道：「若不實是，怎敢妄認？」就要拜見。鳳儀道：「慢些，見過你伯母未遲。」

二人歡歡喜喜，鳳儀扯著端昌的手兒，同入後堂，大叫道：「夫人那裡？快來相見。」王夫人忙走出來，鳳儀即用手指著端榜眼說道：「夫人你可認得他嗎？他就是我的姪兒，他就是表弟唐希堯的兒子，他就是上疏救我的恩人。」

夫人聽說，大喜不勝。連忙上前細認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若不說明，也認不得了。」端榜眼就請鳳儀、王夫人上坐，拜了四拜。王夫人道：「不意別了幾年，賢姪如此長成。今又作皇家翰苑，叔叔、嬸嬸真好福分也。只不知賢姪為何又改了姓？」端榜眼遂將別後被人謀害，更名出姓始末根由，又說了一遍。又將進京會試，尋訪父母不見，今又著人四處訪問，尚未回音，也說了一遍。說罷，三人各自流淚。

端榜眼拭淚，又問道：「賢表妹近來想已長成了？敢請來一見。」王夫人聽見端榜眼要請表妹相見，不覺淒然變色。道：「我那賢姪，你還想要問表妹，我勸你不如不問吧！」端昌聽了大驚道：「伯母此話說得大奇，姪兒怎麼不問？當時和《詠飛花》之詩，已蒙老伯鑒賞。後來聯《詠飛花》之詩，又蒙老伯母鐘愛，配為夫婦之言，又公出之老伯母。《長相思》之詞，又私與表妹訂盟。況小姪為有此盟，就在顛沛流離九死一生之際，也未敢少忘。就在登科得意柯斧奔走之時，也不敢負心。怎盼到如今，老伯與老伯母又塞外歸來，小姪又僥倖通籍，為何表妹轉不許問及？大奇，大奇！」

王夫人見他說得傷心，不覺放聲大哭起來，一把扯著端昌，道：「我那有情有義的姪兒呀！你表妹我既已許你，怎麼不許你問？但可惜你問遲了，如今問也沒用了。」端昌吃驚道：「為何沒用？伯母快說與姪兒知道。」王夫人因又痛哭道：「我那孝順的女兒呀！我那命苦的女兒呀！只指望與你同去同歸，誰知半路裡丟得我好苦也！」鳳儀在旁也自流淚嗚咽。

端榜眼看了，忙忙驚問道：「二大人如此傷心，莫非我表妹有甚不測嗎？」王夫人只是哭，那裡說得出。還是鳳儀說道：「因我連貶，帶他赴驛，同至中途，不期天雄關兵變，一時兵民紛擾，將女兒衝散，又不知是蹂躪死了，又不知是流落何方。叫我老夫妻哭哭啼啼，思思想想，至今魂夢不寧。」

說罷，王夫人愈加痛哭。端榜眼聽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四肢癱軟。禁不住撲籟籟淚珠亂滾，道：「小姐呀！小姐呀！何我與你薄命無緣若此耶！猶記聯吟續句，月下言盟，誓同生死。到今竟成虛話耶！豈不將我數年眷懷寤寐，悉付東流耶？」說罷哀哀大哭，哽咽不能出聲。

鳳儀、王夫人見他如此，著實憐他。只得拭淚，住了自哭，轉勸他道：「小女福薄，不能承受賢姪鳳冠。今賢姪青年，自有福人相配。請自開懷。」端榜眼道：「姪兒只為小姐，流離抱病，幾不願生。今不死者，實欲希圖完此一段姻緣。不想今成永別。當日姪兒與小姐定盟，原說男義女節，今無論小姐存亡，我只堅心不娶而已！」

鳳儀只得寬慰道：「賢姪既能逢難不死，焉知我小女不在天涯？小女既與賢姪有這番願娶願嫁之私，則一念真誠，上蒼決不負！況天下事奇奇怪怪者不少，或尚有相逢，也未可料。況賢姪雖居翰苑，實在可待之年。今我已歸，就好尋訪了。」端榜眼到了此時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收淚，即欲辭去。王夫人留住道：「你我三人在京中，殊覺寂寞。姪兒可移來同住，大家也可商量找尋。」端榜眼也不忍分別，只得叫家人將寓中的行李搬來，住下不題。

卻說端居、昌全二人在家，以為生死重逢，又念昔日一段兒女之情，故此越發比當年更加親熱。連朱天爵竟做了二人的幫閒，便終日去登山問水，看月尋花。或是你請，或是我邀，三人甚是得意。

一日，同在舟中，朱天爵因說道：「當初我指望你二人結成親家往來，不期今日彼此失散，化為子虛。我今更有一言，只不知二位可肯聽嗎？」昌全、端居同聲說道：「你我老友，仁兄有言，敢不恭聽。」朱天爵道：「近來聞知你二位皆有子女。端兄令郎，雖然高發，尚未受室。昌兄令愛，雖已長成，亦未曾許人。何不也象當年你二人重結親家，使親情不絕？當初昌男端女，如今昌女端男，陰變為陽，陽變為陰。反覆配合，豈不又是一段奇緣？不知你二人心下如何？」

二人聽了，細細尋思，俱各欣然道：「朱兄妙論，愈出愈奇。可謂善於撮合矣。」朱天爵問道：「令郎先生不知幾時方得榮歸？」端居道：「前日，小兒書中已說，不久告假省親，大約不遠。」朱天爵又接一句道：「今日說過，等令郎榮歸，小弟准吃喜酒矣。」三人大笑。正是：

舊親欲改做新親，誰道新親是舊人。

天意錯綜人不識，一番春認兩番春。

卻說曹、石二人，自從被端榜眼上疏革職，也就有言官你一本、我一疏，不消幾日，奉旨處死。又查他二人往日這些阿附黨羽，削的削，處的處，早將常勇削職問罪。當事的因念鳳儀忠義可用，將他點了淮揚鹽院，以報他數年之苦。不日命下，鳳儀謝恩辭朝，領了文憑，同王夫人起身。

端榜眼見鳳儀差了外任，不日起身。自己思想在京無聊，因想道：「我何不同去省親過？再來也好。」也就上了一疏，告假省親。疏上也就准了。端榜眼見准了，遂歡歡喜喜同鳳儀、王夫人一齊出京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踏破鐵鞋，終成眷屬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便曉。

---

[返回 >> 飛花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